

大学道德资本、失德乱象及其生成逻辑

王祖山¹ 涂朝莲² 张志军²

(1.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3. 武汉工程大学 教务处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大学的个体行为、理性关系、微观制度和产品质量背后都蕴含着德性。对道德意识的唤醒、失德现象的治理和道德资本的重构是大学治理的根本。重新审视投入大学的资本构成,探讨大学道德资本的特征和功能,透析大学道德资本缺失乱象,并着重从仁爱与良心自省、大学精神的坚守、获利机制的审查、配置机制的制衡以及评价机制的构建等方面,重构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逻辑,将有益于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道德资本; 高校管理; 失德现象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6)02-0169-04

近年来,大学失德乱象有愈演愈烈之势,高等教育改革的社会呼声很高。本文拟重新审视投入大学的资本构成,探讨大学道德资本的特征和功能,从行为自觉、理性关系、微观制度和产品质量等层面分析大学道德资本缺失引发的乱象,并着重从仁爱与良心自省、大学精神的坚守、获利机制的审查、配置机制的制衡及评价机制的构建等方面,重构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逻辑。

一、大学道德资本及其特征和功能

大学道德资本是在教育实践中,以传输知识、塑造人格、资源配置和责任控制为主要手段,能够实现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增值,并实现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或象征,体现大学运行中一切道德元素所带来的价值增值的资本化特征^[1]。大学的道德资本既要体现文化的传承和创造特点,也要体现促进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特性。目前,对大学道德资本研究还比较薄弱,系统化的理论尚未形成,然而,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改革实践迫切需要理论支持,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机制日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大学道德资本除拥有一般资本的特征之外,在其资本化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内隐性、稳定性和可显性的特征。

1. 大学道德资本的特征。(1) 内隐性。大学的道德资本是无形的,它是人力资本的精神层面和实物资本的精神内涵^[2],其它资本形态形成对道德的共同

包含,因而具有内隐性的特征。从形态特征看,道德资本内隐于其它资本形态中;从资源运动看,道德资本内隐于资源的配置、转移和使用之中;从管理角度看,道德资本内隐于行政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以及服务管理之中;从行为表现看,道德资本还内隐于大学组织文化中,内隐于管理者、服务者、学者和学生的行为之中。正因道德资本的内隐性,道德资本缺失或者迷失不容易被觉察,因此道德资本的重要性往往被研究者和管理者忽视。

(2) 稳定性。道德一旦资本化而形成道德资本,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其稳定性表现为存在的稳定性和作用的稳定性,道德资本不会时而存在时而消失,不会时而发挥正向作用时而相反。道德资本稳定存在于教师、学生、管理者或者服务者心中,稳定体现在大学制度和文化中,稳定表现在高校管理目标、组织、手段和评价过程中,稳定表现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实现的行为之中。道德资本的稳定性特征正好说明了植入道德资本的重要性。

(3) 可显性。尽管投入大学的道德资本是无形的,但并不是虚无的,而是可显现的,可以通过观察、分析甚至实验测试出来的。道德资本表现在大学个体、群体和组织层面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道德意图和道德行为等方面^[3]。当道德资本缺失时,往往忽视对个体习惯或者组织惯例进行道德评判,把基本的“道德决策”当成了纯粹的“商业决策”,从而增加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

收稿日期: 2015-06-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学微观机制设置、行为引导与价值创造”(11YJA880162)。

作者简介: 王祖山,男,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管理。E-mail: z3-w@163.com

2. 大学道德资本的功能。(1) 渗透功能。大学校长是大学道德资本形成的关键人物,大学校长的“厚德”使大学更好地“载物”。道德资本的意志通过大学校长的治理主张渗透到大学的高层决策者,渗透到大学管理层或职能部门,渗透到大学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管理过程,形成高校相关主体的行为规则、规范和习惯(制度和文化)中;道德资本通过渗透到学者、学生、管理者心中,影响每个个体的日常行为,影响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大学道德资本通过学者的学术成果和科学服务传达并影响社会,通过毕业生就业影响工作伙伴、工作对象和工作环境,从而推动和引领时代进步。

(2) 引导功能。植入大学的道德资本具有引导功能,其通过道德评判来引导管理目标的设置,引导管理决策,引导资源配置,引导学生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引导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的目标与行为。大学道德资本的引导功能彰显大学精神,当大学道德资本缺失时,其引导功能就可能失去作用,大学就会乱象丛生,物质欲望和行政权力就会兴风作浪,从而严重干扰大学的各项正常活动,使得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物质和权力的追求胜过对真理的追求,导致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道德感的缺失。

(3) 增值功能。大学是非盈利组织,尽管与经济资本不同,大学的道德资本并不直接与经济市场中的收益、利润、交换和价值相关,但大学承担着为社会提供人力资源重任。一方面,大学培养人才需要资源投入,另一方面,又产出具有知识、能力和创造力的劳动力,大学培养和发展人的过程与经济组织的提供生产和服务一样具有价值再生的特质,赋有创造社会资源的积累意义,因此也能产生价值的价值(物)^[4]。例如坚守道德的学者,学术动机纯洁,他们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纯粹的学术活动,可能创造更多的知识;坚守大学道德的权力拥有者,在配置资源时,会集中考虑学术发展和学生发展的需要,而不会因名和利和情感而进行权钱交易。在大学道德资本力量的作用下,大学决策目标指向更加一致,决策及其执行成本更低,其它投入资本的生成效率提高,因此,道德资本也能产生价值增值,具有很大的增值功能。

二、大学道德资本缺失的乱象

大学道德资本的缺失乱象很多,其通过行为自觉、理性关系、微观制度和产品质量等层面表现出来^[5]。

1. 行为自觉层面。大学不同主体行为约束的自觉性反映了道德资本存废状态。大学不同主体应当

对失德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否则就会导致失德乱象。如有的大学校长或重要职能部门领导收受巨额贿赂,不少大学教授整天忙于商业应酬,痴迷于低级趣味的庸俗生活;很多教授不再是潜心教学和学术,而是热衷于做项目、找经费、跑评委、拼论文、凑专著、争奖项;学术造假与学术不端现象频发,有博士、教授署名的论文、专著严重抄袭,有博导、院长带头学术造假,有大学校长、学术委员会成员甚至大名鼎鼎的院士学术不端。有大学生为了在大学当干部,不惜动用家族关系请客送礼,为了评上奖学金,考试抄袭,甚至用评教来威胁老师,要求送分;实用主义盛行,道德坚守不力,不少学生对求“实”(实惠)的兴致高,对求“是”(真理)的兴致低,学习知难而退,缺乏责任担当,缺乏使命感和道德感^[6]。

2. 理性关系层面。高校和其他组织一样,是由理性关系构成的,理性关系包括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资源在关系中流转,信息在关系中传递,观念和行在关系中相互作用。一旦缺乏道德约束,高校理性关系就会出现乱象。例如大学校庆总是把有权有钱者视为座上宾,学者和学术成了校庆的点缀,学校把培养有钱有权者当成教育目标,不再掩盖和躲藏;有些大学时常媚态甚至丑态百出,把博士学位授予不务学术、不治学问的政府官员,把教授的聘书颁给有钱有势的企业高管,聘请与学科专业毫不相干的名歌手、名主持、影视明星、名导演为客座教授;很多高校把那些坚守真理、思想独立、人格自由的学者视为另类;校长走进学生中竟成了一些大学的新闻,并贯之以“视察”之类标题字眼!大学理性关系中的道德回归是大学道德资本重构的重要表现。

3. 微观制度层面。微观制度由要件及其结构组成,其要件一般包括目标设置、作用对象、活动选项,行为的计量与计价、利益或者损失生成、结果采用等;其结构是指这些要件的构成方式。不同的要件及结构,形成不同的微观制度。大学通过微观制度来形成规范、引导行为和配置内外部资源,不同制度在形成规范、引导行为和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不同。微观制度的要件以及其结构的选择背后都蕴含着道德因素,都对道德形成包含。目前高校的很多乱象是因微观制度中道德缺失所致的。例如在目标设置方面,不少高校把与领导利益相关的目标设置为管理目标,并通过微观制度导入到学校各个层面,出现管理目标偏离教育目标的现象;在活动选择方面,与管理目标一致活动更受到重视,而与教育目标相关的活动未必受到重视;在活动的计量与计价方面,与科研有关的研究

项目、论文和奖励的权重高,而与教学工作相关的权重低;在损益设计方面,科研方面业绩可以获得多重奖励,而教学工作难获得所需的资源配置;在结果采用方面,高校往往对获得的项目、项目经费、项目成果、成果报奖分别作为评审条件,其实是结果的重复采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但因制度导致的道德资本缺失乱象往往被忽视,因此更应关注微观制度中的德性审查,这是大学道德资本构建中的重中之重。

4. 产品质量层面。一个组织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反映组织德性,一个正常的组织应当提供合格产品或服务,并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得收益。同样的规律自然也适合大学,也就是说大学的产品质量可以反映出大学道德资本的状态,道德资本缺失会反映到大学的产品质量上面。大学不同主体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是不同的,大学学者产出教育服务、知识成果和社会服务,学生产出能力与德性,管理者产出管理服务。缺乏道德约束,高校的产品质量方面就会有所反应。例如学校层面,因质量意识缺乏,会让不合格的本科生最终顺利毕业,流入人才市场;学校可以从提供不合格产品中大量获利,例如高校大量招收在职研究生,明知课时大量缩减,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到课率极低,学位论文水平极差,而学校却可以收到几万到几十万的学费。教师方面,提供不合格的教学服务却可在大学长期存在,不予追究,低质量的科研成果还有市场,不合格的社会服务仍收取着高额的服务费用。管理层方面,将本该提供的教学服务异化为对教师和学生的野蛮管束,其成本还远高出同类服务,消耗大量教育资源。

三、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逻辑

大学道德资本重构是治理失德现象的根本,道德资本的重构关键在于强化道德的制约力,道德制约力量是道德资本的主要内容。道德制约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内制力主要是个人的仁爱之心及良心自省,而外制力主要是指他人毁誉和利益惩罚^[7],它包含大学精神的坚守、获利机制的道德审查、配置机制的制衡以及评价机制的重构等。

1. 仁爱与良心自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总是深层地影响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等诸多方面,关乎人民的前途命运和生存幸福。而如果作为最能体现国家和民族主流价值的大学,资本认知偏误,道德根基败坏,那将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在中国的主流价值系统中,仁爱与良心历来被置于极为崇高的位置,缺乏仁爱与良心,不仅意味着人性的背离,而且标示着理智的失却。当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不同层面上,都隐含着仁爱与良心的道德深根和人文基础。大学要体现主流价值的取向,就必须面向现实的人,通过大学师生个体的仁爱与良心自省,夯实大学道德资本的人本基础;大学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有效地治理道德乱象,就必须消除大学资本构成的认识误区,通过其办学模式、教管细节、资金流向、平台建设诸多方面,强化基于仁爱与良心自省的道德资本的内制力。唯其如此,才能够有力地推动大学整体资本的合理重构,有效地促进大学道德资本的逻辑生成。

2. 大学精神的坚守。大学精神是大学治理道德资本缺失的一种重要的外制力,大学精神的根基是道德,核心是学者和学生共同探求真理。当大学追求真理时,大学就象“象牙塔”一样纯洁而高贵,探求真理的学者和学生应当独立、自由地思考,应当保持心灵纯洁和高尚。大学精神的存废关乎大学的生命,缺失大学精神的大学,是培养不出大师的。大学精神守护着的大学,失德者没有生存的环境和空间,失德学者无疑会受到约束甚至被逐出大学,失德的学生会受到教化、惩戒甚至开除。坚守大学精神,排斥和制约大学失德乱象,可以净化大学环境,规范并引导主体行动,为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提供良好环境和正确方向。

3. 主体获利机制的审查。追求利益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获利机制本身必须经受道德的审查,禁止不当得利。获利机制的道德审查是制约大学道德资本缺失的重要力量。大学不同主体都存在着通过自主选择,直接为自己制造物质利益的冲动,客观上讲,当前大学、教师、行政当权者和学生都在进行利益自制^[8]。但是大学不同主体获得利益的机制必须符合公平、诚实、正义、良心等基本社会道德准则,必须经受基本的道德标准审查。审查通不过的获利机制就应当立即予以禁止,并对试图不当获利的主体进行公开训示,以儆效尤。可惜大学往往缺乏这种道德审查的获利机制。如果大学获利机制都必须通过道德审查和严格约束,那么大学任何主体都不可能通过失德获利,这样大学的道德资本就会不断生成,大学的失德乱象就会慢慢减少以至绝迹。

4. 资源配置机制的制衡。高校资源配置失衡会导致大学失德乱象,它不但会形成资源闲置、浪费与不足并存的矛盾状态,造成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而且会导致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各群体之间的不公平。资源配置机制内隐的德性可以制衡大学的失德乱象。高校配置资源的道德制衡从技术层面来看,应

当将道德因素植入配置资源的微观制度的要件和结构之中。不过,在实践中,要做到这种植入,仅仅依赖抽象的技术还不够,还可尝试作出以下努力:建立教育质量提高与资源数量增长之间的联动机制,使资源的投入,在总量上相对充足,在校际之间相对平衡;建立资源配置决策的多主体参与机制,保证外部行政权力对高校办学主体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切实尊重;建立资源配置权力的分解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过程进行道德审核与评价,努力做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在平均性配置和竞争性配置之间进行合理取舍^[9]。资源配置机制的制衡作用,对大学乱象的治理有稳定的制约作用,对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5. 评价制度的重构。管理学中有句名言:评价什么,就产生什么。大学的评价制度和大学出现的各种现象、行为之间有着深厚联系,如果大学评价制度存在道德缺陷,就会引导大学的失德乱象。从内容看,评价制度包括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及权重;从目的看,评价制度有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导向性评价等类型;从作用看,评价制度是把双刃剑,既有正向作用,具有推动力,也有反向作用,具有制裁力。高校在选择正向作用(支持)的评价项目、标准及权重时,如果这些选择有悖于大学精神,有失道德准则,那么这样的评价制度必定会产生不良影响,导致失德乱象;如果选择反向(不支持)的评价项目、标准及权重的制约作用的力量不够,那么这样的评价制度也可能无以有效阻遏大学失德乱象。大学很多评价制度客观上引导人们去追求形式的、外在的东西,追求短期效应,追求数量而非质量。大学目前很多评价制度抑制自由和创新精神,偏离教学中心,偏离学术本义,偏离追求真理方向,容易给行政权力制造利益交换的空

间,给心术不正者提供投机得利的机会。因此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客观上要求重建大学的评价制度,把学者学生的兴趣引导到乐于传授知识、坚持追求真理的正道上来。

四、结语

如果大学的德行再不唤醒,大学的失德再不治理,大学的道德资本再不重拾,大学就难以发挥引领时代的作用,大学的改革方向就难以确立,大学改进的征程就难以重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果大学道德资本迷失,教师或者放弃自己的教育信念和教育主张,沦为行政化的工具;或者坚守自己的信念,以消极行为表达对行政化的不满。大学行政至上消解了教师教学与科研的激情和社会责任心,淹没了大学教育的本性,滋生了教师的雇佣感和无奈感。

当然,也不能像道德中心主义那样,把道德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首要甚至唯一的手段。在大学道德资本论问题上,首先,道德资本是投入我国高校的一种重要资本形态,目前,道德资本在我国高校严重缺失,高校很多乱象深层次上都与道德资本的缺失紧密相关。其次,大学不同于一般经济组织,大学的发展受其自身规律影响,即使把道德解读为一种资本,也不能引导人们无视高校教育发展内在的规律,而独重道德规制^[10]。再次,大学道德资本缺失的治理,需要依赖大学内外的制约力量,如唤醒仁爱与良心自省,坚守大学精神,审查取财之道等力量。大学失德现象的治理不能囿于狭隘的道德范畴,而要将经济调节手段与道德规范相结合,并将两者融入到大学这一特殊组织的发展过程之中,体现大学道德资本的生成逻辑。

参考文献:

- [1] 周国华. 试论学校道德资本的五个层次[J]. 教学与管理, 2007(7).
- [2] 王小锡. 论道德资本[J]. 江苏社会科学, 2000(3).
- [3] 马科斯·H·巴泽曼, 安·E·坦柏伦塞. 发现你的道德盲点[M]. 李洪涛,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2(9).
- [4] 郑泽黎. 道德资本力略论[J]. 重庆社会科学, 2006(4).
- [5] 王小锡. 七论道德资本——道德资本的基本形态研究[J]. 道德与文明, 2009(4).
- [6] 王祖山, 江峰. 中国大学的利益自制问题[J]. 现代大学教育, 2011(4).
- [7] 张祖华, 刘宣飞. 道德资本的生成逻辑[J]. 哲学当代视野, 2010(10).
- [8] 王祖山, 张志军. 高校教师的福利自制现象[J]. 现代大学教育, 2010(5).
- [9] 涂朝莲. 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问题[J]. 江苏高教, 2013(2).
- [10] 胡勤. 道德资本论的争歧及其启示[J]. 求索, 2010(5).

(责任编辑 何海涛)